

风华

婷

FENG HUA
PING TING

中

梨花颜 / 著

“傻子”嫁“白痴”，
傻夫妻识破宫廷诡计，
玩转权贵，共主江山。
“傻”日子过得甜蜜蜜，美滋滋。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风华娉婷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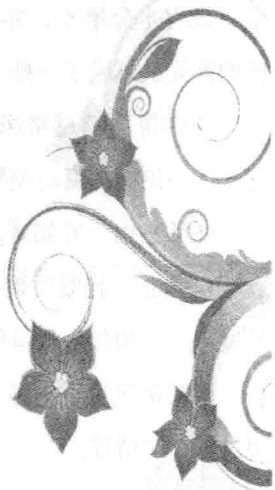
梨花颜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第二十一章

重回凤宫，请旨离



阴氏顺势将目光停落在宇文凌晔身上，微睨了凤眸。宇文凌晔此刻亦是一副痴傻样，没有半分异样，那傻里傻气的样子，嘴角边挂着那抹傻笑，亦真亦假，难以分辨。

想到茹苏额头上的伤，阴氏越看着宇文凌晔，眸光越显奇怪。

宇文凌晔见阴氏目光锁落在自己身上，倏而出声：“母后好。”

他既然主动与阴氏打招呼，阴氏只好迅速敛了探究，和善地笑了笑：“九皇儿，母后才与你的父皇聊到你们呢。”顿了顿，话音停了一下：“结果一转瞬，你们就来了，真所谓是说曹操，曹操到。”余音拉得悠长。

宇文凌晔听着她的话音，傻兮兮地笑着回应：“是吗，凌晔也很想母后。”

全将皇后话里的“说曹操，曹操到”诠释为皇后在想着他们，而非是暗指他们出现得恰恰好。什么事情都恰恰好，那便就不是纯粹的恰恰好了。

明德帝听罢一笑，将宇文凌晔和叶娉婷迎了进来，此刻只是一个好父

皇，没有半分架子，亦没有那九五之尊的气势。明德帝对宇文凌晔越好，阴氏的眸光就越暗了一些。

“难得你们过来凤鸣宫一趟，恰好你父皇在这儿，母后去命人备点吃食。”一副好母后的模样。

此话一出，叶娉婷却冷不丁地想起了前些天在凤鸣宫的点心，她脸上的表情也微变，赶紧委婉拒绝：“母后，不用如此麻烦了，娉婷与凌晔夫君只是过来……朝父皇与母后请辞的。”

明德帝转身正准备坐回椒房殿内的主座之上，听到了叶娉婷的话，蓦然回过身：“请辞？”

268

皇后本想继续试探，却听到了叶娉婷的话，温婉的眸光立刻就落在了叶娉婷的身上，顿了顿。神色难言地笑了一下，下一瞬已出声接道：“睿王妃怎么了？过来宫中小住不过才几天，怎么就要回去？可是母后没安排好，招待不周，或是底下的宫人冒犯你们了？惹你们不快了？”阴氏语气和缓，淡淡笑着朝叶娉婷问，“若是这样，告诉母后，母后为你们做主。”

明德帝这也才终于缓过神来，也道：“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与朕讲。”

自宫宴上一舞，明德帝便对叶娉婷刮目相看，特意给她封了一品夫人的名衔，本意也是叫她有了地位，能照顾好宇文凌晔。此刻听了皇后的话，还真以为叶娉婷与宇文凌晔提出离宫是因为在宫中过得不好。

叶娉婷心道不好，沉了眸子，解释道：“父皇，宫中没有人为难娉婷和夫君，只是……”看向宇文凌晔。

由她口中说想回相府小住一阵定是不合适的，若从她口中说出来，反倒像是坐实了那日宫宴上那句话：这到底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还是纳了九王爷进丞相府？万万不能让明德帝如此觉得。

就在叶娉婷犹豫的时候，宇文凌晔已傻笑着上前接了话，动作自然地将叶娉婷牵到了身后：“父皇，儿臣想带娉婷去相府小住几天，所以不想在宫

里住了。宫里不好玩！”

他说得煞有其事，明德帝微微一愣，然后蓦然失笑，这老九傻了以后，说话都带了一股孩子气。明德帝顿了顿，却回味过来：“去相府？”明德帝以为自己听错了。

而阴氏却莫名震了一下。

明德帝缓缓笑问道：“老九要与睿王妃去相府？”

“嗯，凌晔想要去相府，想要去娘子长大的地方看一看，想要看娘子是怎么样长大的……”其实他最大的目的是将叶娉婷带出皇宫，去相府倒只是因为叶娉婷想家了。

叶娉婷站在身侧，听着宇文凌晔的话，心中又蓦然感动，原来是这样……

明德帝则听着宇文凌晔的话，顿了一下，缓然笑道：“哈哈，老九竟然想去相府。”看了叶娉婷一眼，似乎是在赞赏叶娉婷：“看来娉婷甚得老九的喜爱啊。”

一句话，说得叶娉婷羞得低下了头。

明德帝继续道：“也罢了，若是想去，就去吧。若真的想去，倒是可以去住个十天半月再回来。”宇文凌晔多年未出睿王府，去一趟，也并非坏事，更何况……是相府。

“朕赶明儿，再让江若海拟一道圣旨，让宫中替你们备出行的仪仗，顺便给叶晋梁拨一道旨意，让他张灯结彩准备迎接……”他景台国的王爷回去省亲小住，自然是要风风光光的。

叶娉婷没想到明德帝竟然如此轻易便答应了，一脸的不可置信……

明德帝笑了笑，目光停落在叶娉婷身上，说到叶晋梁的时候神情略微变化，却一瞬间便已隐去，举目能见的，只剩下他对宇文凌晔的疼爱。看着宇文凌晔，疼惜地看着他一身的风华，苍老的心在颤抖：“唉。”微不可闻地

叹了一口气。

叶娉婷喃喃地出声：“父皇……”

明德帝目光落在了叶娉婷的身上，似乎终于真正将叶娉婷看在眼里。

宇文凌晔站在身旁，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倒是笑了笑：“儿臣谢谢父皇！”

皇后不由得表情微暗，她不想宇文凌晔与叶娉婷出宫，更不想他们去相府。

只见阴氏站在明德帝身旁半晌，顿了顿，终于缓缓出声道：“皇上……让九皇儿带着睿王妃去叶相家中小住，是否于理不合……”有些为难道：

“九皇儿可是景台国的睿王……而叶相……只是一介朝臣。”

皇后说这一番话的时候，话音轻浅，依旧带着母仪天下的笑容，仿佛是真的在关心宇文凌晔与叶娉婷，缓缓出声道：“不如……依旧住在宫中……”提议道：“若是东暖阁住得不舒服，臣妾再命人将承德宫整理出来，让九皇儿与睿王妃住进去。”这话说得小心翼翼，不动声色。

皇后说得虽小心，但话语中不巧提到了承德宫。明德帝的表情立即一变：“皇后！”方才挂在脸上的笑也顿时凝固在脸上，话声一冷。

皇后听着明德帝忽然变得冰冷的声音，蓦然一惊，这才发现自己失了言，顿时脸色苍白一片。

自七年前那场大火起，承德宫三个字已经是明德帝最忌讳听到的三个字，更何况此刻宇文凌晔还一脸痴傻地站在面前，明德帝原本不悦的脸庞已经开始慢慢变黑。

皇后赶紧住了嘴：“臣妾失言了。”黄金护甲套在指上，这一会儿蓦然朝自己手心一抓，直直抠进了自己的手心中去，脸上的和气也少了几分，一直低着头。

听到提到了承德宫，宇文凌晔亦是站着不动，叶娉婷则下意识地看看正

发怒的明德帝，再回望了宇文凌晔一眼。

椒房殿内的气氛顿时凝滞起来，肃杀的气氛停缓了许久，这才听明德帝出声：“老九出宫的事就这样定了。江若海，你现在去替朕颁旨，准备明日睿王与睿王妃出行的仪仗，朕要睿王风风光光地出宫。”沉了声，继续道，“另，颁旨下去，让叶相从今日起开始准备睿王与睿王妃入住相府的事宜，赐金银百斗！”九五之尊的威严尽显。

皇后的脸色更加苍白，不小心刺到了明德帝的痛处，不但没将宇文凌晔和叶娉婷留下来，反而让明德帝愧疚之心顿起，给了宇文凌晔与叶娉婷更多的东西。

他就是要叫人尽皆知，当今景台国睿王爷虽然傻了，但仍是他明德帝最爱的儿子，不容任何人轻视半分！哪怕是要陪着王妃回娘家小住，也亦是风风光光。给叶娉婷更多的面子，也就是给宇文凌晔更多的面子。至于叶晋梁……让他沾了光。

明德帝挥了挥手，让江若海立即下去办这些事情。皇后站在明德帝身侧，看着江若海承了旨意，护甲更曲，手心更疼，疼痛才能让她清醒。看向宇文凌晔，此时似乎带了几抹狠意，眸光也渐渐变得阴沉。

傻子……呵。阴氏在心中蓦然冷笑，再看向叶娉婷，则是更冷的笑容，那笑容里头包含了太多的东西。

提到了承德宫，让明德帝想起了宇文凌晔究竟是如何在宫中变傻的，他心里的负罪感又多了几分，别过眼去，也不再去看宇文凌晔：“老九，你们今日在宫中再住一宿，明日辰时便出宫吧。”

今夜再留一夜……明德帝的背影顿时就苍老了好几分。

“父皇，儿臣知道了。”宇文凌晔望着明德帝的背影，沉声回答。虽然依旧是那傻兮兮的语气，却莫名添了几分沉稳。

明德帝的背影震了震：“这事朕允了，你们回东暖阁准备吧。待会儿朕

赐一些东西给你，你们也一并带去相府。”下了逐客令。

听罢，宇文凌晔与叶娉婷一齐行礼告辞：“谢父皇。”

宇文凌晔和叶娉婷走了以后，明德帝也摆了銮驾：“回崇政殿！”

剩下阴氏在后头站着，看着御驾离开凤鸣阁……

茹苏站在外头守着，不知道里头怎么出了这样的大事，只见皇帝竟然紧随着宇文凌晔和叶娉婷他们后头，也离开了凤鸣宫，只得赶紧跑进了椒房殿，一脸惊慌不解望着阴氏：“娘娘，这是出什么事了？”

没料到看到站在殿前的皇后，手心正在缓缓滴着血，吓得她一惊：

“娘娘……您的手……如芳、如贞，快来替娘娘包扎。”

272

阴氏只是挥了挥手，让她到一边去：“不用了。”缓缓地出了声：“派人去给七王送信。”

茹苏看皇后这个样子，也吓得面无血色了，只得连连道：“是，是，奴婢这就去办！”

比起凤鸣宫中的凄冷，东暖阁中依然暖阳一片。江若海不一会儿便命苏德胜送了一匣子的金银珠宝过来，有朝南进贡的彩珠，也有西海的金珊瑚，全是奇珍异宝，其中还有各种琉璃凤翅发簪，金银花细钗。

清音站在这些御赐的东西面前，看了半晌，嘴巴张得老大：“小姐……小姐……这……这真是我们的么？”仿佛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我……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宝物！”

幽兰却是站在旁边笑，似乎也是很为这些东西高兴的样子：“皇上赐给小姐和王爷这么多东西，看来很是喜欢小姐，王爷也定是更受人瞩目。”

幽兰说话不似清音，她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叶娉婷自然知道她的意思，受人瞩目会招人妒忌，但更是受人瞩目了之后，反倒让人不敢轻举妄动了。只得笑了笑，不过却更为明天的事情高兴。

没想到她只是这样一提，就真的令想法成真了。回相府……重回她的揽竹居。

叶娉婷脑子里又蓦然出现宫宴上叶晋梁的画面，心隐隐作痛，却也从疼痛中开出一朵花来，整个人笑意盈盈。

清音笑着将那些东西翻了个遍以后，又捧了一掬珍珠，恍然想起一件旧事来：“明天小姐就与王爷一起回相府了，带着这些东西回去，若是要叫大小姐与三小姐看到，还不知道要何等生羡慕！想当年，因为一颗珍珠，她们将小姐……”

幽兰见清音又要将旧事重提，急忙制止，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赏赐是高兴的事情，好好的又提那些做什么。”生怕又让叶娉婷记起那些不好的事情来。

清音这才把那些珍珠放了下来，道：“我这不是看到这些珍珠么！”

叶娉婷听清音的话，蓦然出了神，恍惚间似乎记得当年她刚傻之时，有一次叶品茹将一粒珍珠放在她被窝里，之后又是带了曹氏来寻赃，看到被窝里的珍珠后，曹氏朝她脸上打了两巴掌。

想起这些旧事，叶娉婷皱了皱眉头，疲惫地笑了笑：“清音，别看了。先将这些东西收起来吧。”

“是！”清音欢欢喜喜地收起来，拉着幽兰一起准备明日回相府的事情去了。

叶娉婷看着清音与幽兰欢喜离去的身影，神情复杂地返身走进了房中，眉梢间带了一些微不可察的恼意。对于她来说，要回相府很开心，可是回去以后会见到曹氏，还有叶品茹与叶柔姿，就不那么开心了……

宇文凌晔站着望着叶娉婷离去的身影，紧接着也提步，跟了上去。

申时太阳还未下山，此时一缕夕阳光线映照进暖阁之中，令周围依旧暖阳一片。叶娉婷走进房中后，就到小榻上坐了下来，整个人对着窗，略带暖

意的阳光披落在她的肩头，一张脸也渡在明亮的光芒中。宇文凌晔不动声色地走到了叶娉婷身边。

他大手朝她一伸，一下子就将她拥进了怀里：“娉婷，怎么了，不开心？”

“没有，没有不开心。”只不过是想起一些令人郁闷的事情罢了。

宇文凌晔看她此刻的样子，分明就是在郁闷，大手抚上她紧蹙的眉心：“娘子，谁欺负你了，与我说……我帮你还回去。”

叶娉婷听他又喊她娘子，就知道没什么好事，“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274

就在赏赐品源源不断送进东暖阁的时候，睿王与睿王妃要一齐回相府小住的事情也在宫中内眷里传得沸沸扬扬，宫中顿时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皆是知道原本嫁于睿王的叶娉婷忽然之间就不傻了，不仅不傻了，还颇得明德帝的宠爱，不仅在宫宴上因倾城一舞获封一品夫人，还即将要带着睿王回相府省亲了，可谓风光至极。

宫中偏僻的小苑里，阴暗潮湿的殿阁只有三间小房，紧挨着掖庭和永巷，是最晦气的地方。两三个失宠的妃嫔住在一起，每日做的事情便是梳妆打扮，然后紧接着便是翘首以盼，一等就是一整天，每日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是这群美人最暴躁的时候，总是互相唇齿相讥，今儿几个妃嫔难得不互相耻笑，而是谈论起了睿王的事情。

夕阳洒落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添了几分莫名的暖意。此时苏澜依坐在庭院之中，一脸的失魂落魄，与身侧不远处那几位聊得正欢的美人显得格格不入。

紫衣美人拿着蒲扇，赶着身边的蚊子，扶了扶头上的发簪，笑得有些刻薄：“你们知道吗？明儿啊，睿王就要带着睿王妃出宫啦，听说这睿王妃

长得也是花容月貌，漂亮得很，与俊逸若仙、不似凡人的睿王可是十分登对。”故意撩高了声音，想要传入到苏澜依的耳中去。

苏澜依仍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这样平静地听着她们的对话。

另一位粉衣美人见苏澜依没有反应，紧接着道：“这睿王妃听说可是有才有貌之人，那日皇后娘娘命几位教礼嬷嬷去教她学三叩九拜之礼，谁知道这睿王妃只一遍就学会了，还听说睿王虽然傻，可护着她……”

紫衣美人接话：“可不是么？听说这睿王发起火来，还真有之前没傻时的风范，王者之气颓然而出，将皇后娘娘身边的茹苏姑姑唬得不敢违背，只能乖乖朝他行了大礼，磕得头都青了，全都是为了这睿王妃！”

“睿王傻了都这样，更别说不傻了，还不得将睿王妃宠到了天上去？”

话语讥诮，一声比一声大，全是说睿王如何对睿王妃好，睿王妃是何等的招人喜欢。说罢，三三两两又刻意捂了唇笑：“咱们说小声些，可别忘了苏常在，那可是睿王的旧人。叫苏常在听着，心里有多难受。”

几个女子笑意连连，又捂了唇：“可不是么？苏常在可是三天两头就偷偷去承德宫打扫，可不就盼着睿王爷哪天恢复记忆了，将她从这鬼地方带出去么？人家可是皇上行纳妃之礼纳进来的，受过盛宠的人，可不似咱们，没受过那等独宠。”

“唉，都别说了，睿王明日就与睿王妃走了，再次进宫还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呢，况且，就依睿王现在与睿王妃的关系，只怕也早将苏常在忘了。”

她们带着刻薄的笑意回了头，望着正在庭院中坐着的苏澜依笑问道：“苏常在，你说我们说的，对吗？”

苏澜依坐在树下，一动不动，亦是不回身看她们，也不回话，却是紧咬着牙齿，在瑟瑟发抖。她被她们说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群美人却依旧不依不饶。

“嘿，你看，苏常在不搭理我们呢，人家睿王明儿就走了，她今日还当自己是盘菜呢！”

“呵呵，残花败柳一支，皇上不要，还妄想攀上睿王的高枝，睿王现在虽然傻了，可她还全想着做凤凰呢。”

苏澜依被说得面无人色，紧紧扣着自己的手，终于一声不响地朝外跑，压低的哭声也渐渐传出。

她不是，她不是……她还爱着宇文凌晔，她错了，若她愿意等他，现在的睿王妃就是她，而不那个什么叶娉婷。

……

是夜。

皇宫中的最后一夜。

东暖阁的外头繁星闪耀，清音与幽兰还在整理明日要出行的东西，叶娉婷却与宇文凌晔却径直回房睡觉了，美其名曰明日去相府，总要养足了精神才能见人。

此时偌大的一张床榻上，软褥成堆，房中灯火明亮，颇有几分意趣，宇文凌晔和叶娉婷同躺在床榻上，却没有半分像是要睡觉的样子。叶娉婷枕着宇文凌晔的胳膊，缠着他：“咱们聊聊天好不好。”

宇文凌晔眸子一幽深，轻启了唇畔：“好。”他斜躺在叶娉婷身边，将她拥了下来，“聊什么？”

叶娉婷在他的怀里躺下，倾听他跳动的心跳声。宇文凌晔的心跳声就如他的人一样，总在冥冥之中给予她不一般的安全感。叶娉婷一下子就忘了接话。

宇文凌晔清闲无聊，复而挑起了她一缕青丝玩弄，似无意地开始陪她聊天：“娉婷。”

“嗯。”叶娉婷轻应。

他的眼眸如墨一般幽深：“你是如何傻的？”与她在一起后，他从来就未问过这个问题，只是在那日宫宴上，听叶相与明德帝求情，其中略微提到她是掉进湖中变傻的。

宇文凌晔下意识地将手抚到她光洁的额头上，仿佛还想通过现在的余温感受她那日掉进水的冰凉。

叶娉婷在他身旁躺着，感受他忽然的动作，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宇文凌晔眸光幽深：“娉婷，与我说说。”

叶娉婷知道他有了兴趣，翻过身来，支起了身子对望着他：“凌晔，你真想知道？”

宇文凌晔凝望叶娉婷，殊不知她此刻的姿势又有多撩人，唇边的笑一深：“想。”

“你若真想知道，我就说……”叶娉婷难得没有与他笑闹，乖乖回答他的问题。

其实叶娉婷并不想提及那些过去，就如同宇文凌晔从来不与她说，当年他究竟是何变傻一样，她不曾问过那一场大火，他如何被困在火中的。她的过去，也是一如他的故事那般，是她不想明言的过去。不过既然他想知道，那么她就……告诉他。

宇文凌晔只见叶娉婷的眸光微敛了一下，仿佛是有些失落，却对他开始缓缓道来。

“其实故事得从好多年前开始说起。相府原本有两位夫人，一位是众人皆知的如今的相府夫人曹氏。另一位只怕大家都忘了，那便是我娘亲兰氏。原本我娘亲是正房夫人，曹氏是妾，可自十年前我娘亲病故后，后面的姨娘曹氏抬做了正房夫人。曹氏生了两个女儿，叶品茹与叶柔姿也随母成了嫡女，一院人开始趾高气扬……我开始气恼不过，怨爹爹薄情。为了我娘，也

为了争一口气，于是便发奋学琴棋书画，后来什么都要比她们强上一筹，没想到惹了叶品茹与叶柔姿的不痛快，于是常常来找麻烦……”

宇文凌晔看似不在意，却又都听进了心里头：“然后呢？”

“在相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便是每年中秋月圆之时，都会举行一次才艺赛，府中人称之为纪考。每次纪考就是相府中最热闹的时候，府中大大小小的丫环、小厮，都会围成一团，看宴上的比拼。其实爹爹的纪考旨在考核我们的学艺，但曹氏却觉得这是她争宠添光的好机会，想着让叶品茹、叶柔姿胜出，日后好许个王亲贵胄，结果连续三年，月圆节的纪考上都让我给称了王。”

278

宇文凌晔挑了挑眉宇：“娉婷，你招人妒忌了。”

叶娉婷继续道：“于是在第三年纪考的那个晚上，我被推进湖里头，于是便傻了。”

叶娉婷也微微眯了眼眸，思绪似翩跹到七年前去。还记得那夜，纪考完后，所有奴婢被遣散，叶品茹却忽然将她堵在回揽竹居的路上，连清音与幽兰也被她们支开了。

叶品茹站在她面前，直接斥道：“叶娉婷，你已经得到爹爹的宠爱多年，什么时候也该换我们了？”

那时她刚想开口，结果话还没说出来呢，忽然有人拿了什么东西直接拍上了她的后脑勺，血立即开始溢出，蔓延到她的脖子间，浸到她的衣领里头，顿时血淋淋一片。她疼得一失足，而前头就是深不见底的湖……更可笑的是，在落湖之前，竟然看到三妹妹叶柔姿那张惊慌的小脸。

叶柔姿手里拿着带血的石板，还装作一副娇羞可人的样子，紧张道：

“二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叶娉婷在冰冷的湖水里，竟然还听到从上面传出来的笑声。

“妹妹、妹妹、二姐姐、二姐姐……你怎么太高兴了，反而掉进湖水里

头了。”

“妹妹，姐姐不会游泳啊，救不了你……”哭得也很是逼真。

之后的事情，叶娉婷就记得不太清楚了，隐隐约约……只记得似乎是府中的下人将她救了上来，但伤口在湖水中浸久了，淤血散不掉，修养好了便是痴傻的模样。

叶娉婷只与宇文凌晔说了她掉进湖里，没说其余的，但显然，宇文凌晔分外已经明白。

宇文凌晔并没有说话，但是看他冷下来的神情，叶娉婷有些紧张：“凌晔，好在我没事了，你看……我现在好好的。”

在她心里，其实是感谢这样一段经历的。如若不是因为她成了傻子，也不会因此遇见宇文凌晔。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很难，能够与其相知相守，更难。她不应当埋怨生活给予她的一切，纵然是苦难，她也应当感谢。

宇文凌晔看着叶娉婷，平日里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得了她似的，可是看她失落的眸光，说着她过去的七年，他还是心中蓦然一疼。正因自己也傻过，当初的感受才会如此真切，犹如痛之切肤。

“今后有我在。”不会再叫人算计她了。

叶娉婷听着宇文凌晔的话，心里头暖暖的：“嗯，有傻子夫君在。”

“我保护你这么久了，好不容易等到你不傻了，也该你保护我了。”叶娉婷哼了一声，佯装坏心地与他道，语气中添了几分娇意。

她回想起当日在睿王府西院，他在小厢房里头被梁赞用药迷晕，她背他回去，没少费力气。

宇文凌晔眸光深浓地浅浅一笑，转身已经将她往怀里压，声音沙哑低沉，缓缓道：“知道了。”没有拒绝，下一刻已经将叶娉婷扑倒。



第二十二章

暖阁哭声，谁与怜

晨光拂晓，叶娉婷与宇文凌晔闹了一夜，此刻相拥而眠，还未完全醒来便被外头细微的声响吵醒，似是有人在东暖阁外头哭。

“呜……”女子的声音。

叶娉婷凝了神听，生怕是自己听错了。这个时辰，绝不是清音与幽兰，会是谁？

“凌晔，凌晔……”叶娉婷摇了摇身旁的宇文凌晔。

宇文凌晔不是深眠之人，被叶娉婷这么一摇，缓缓睁开了眼睛，幽深的墨眸添了几分慵懒，疑惑地看了已经醒来的叶娉婷一眼，低声问道：“怎么了？”

叶娉婷神色不太对劲，指着东暖阁的窗外头轻声道：“你听……”

宇文凌晔凝神一听，眸子一暗，谁在东暖阁装神弄鬼。

叶娉婷知道宇文凌晔也听到了，直接下了床榻，随意穿了一条单衣襦裙便推门出去看了。

清晨的阳光微落在庭前的屋檐上，将整个东暖阁照得暖阳一片。

叶娉婷站在回廊中，出了声：“是谁？”

宇文凌晔不放心叶娉婷单独出去，也起了身，怕叶娉婷着凉，出门时还替她捎了一件外衣。

此时，兴许是被叶娉婷的声音吓到，躲藏的女子娇媚地求饶：“我是来寻人的，不，不要抓我。”

苏澜依本来就不该再来东暖阁，特别是如今身为明德帝的后妃，再贸然出现在睿王所住的地方，若是被人抓到了，便是治个扰乱宫闱的罪名也不为过。

叶娉婷听着这娇媚的声音，带着女子特有的吴侬软语，下意识地拧了秀眉：“你是谁？”大清早的不睡觉，跑来东暖阁做什么。

苏澜依发现是个女子的声音，只觉得叶娉婷声音清脆悦耳，煞是好听，以为是哪里的丫环，缓缓从树后头出来：“别告发我……”

苏澜依一出来，与叶娉婷四目相对，瞬间便愣了。

看着身前不远处的叶娉婷，苏澜依怔怔发愣。只见女子衣衫轻薄，显然是刚醒，她一头漂亮的青丝随意披在身后，衬得她格外动人，像一支娇荷般出水芙蓉，眉眼间又添了寻常女子难有的温婉大气，让人如沐春风。特别她是那一双眼里，带着与生俱来的明亮，仿佛会说话一般，灿若星辰。

苏澜依一下子就看出神了，蓦然记起昨儿傍晚那群女人说的那番话：这睿王妃长得也是花容月貌，漂亮得很。果然是漂亮，漂亮得与她不相上下了。

苏澜依的眸光一下子就变得怪异起来，原本做贼心虚的她，此刻变成了另一番模样：“你就是睿王妃？”

叶娉婷看着眼前的女子：“你是？”记忆里怎么没有这号人物？

苏澜依望着叶娉婷，浑身哆嗦起来：“原来是你，就是你……”是她夺